

二
寻访英雄

原著

刘鄂

编绘

郭竞雄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老残游记

◎ 漫画清末四大谴责小说 ◎



【老残游记】

二

原著：

刘鄂

编会：

郭竟雄

寻

访

河北美术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英

雄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2 号

责任编辑 张 星 刘 畅 李 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残游记. 寻访英雄 / 郭竞雄编绘. — 石家庄: 河北
美术出版社, 2003.1

(漫画清末四大谴责小说)

ISBN 7-5310-2003-3

I. 老... II. 郭... III. 漫画: 连环画 — 作品 — 中
国 — 现代 IV. 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1356 号

造型设定: 郭竞雄

文字改编: 李彦凤 郭竞雄

彩页绘画: 郭竞雄 蔡 科

漫画主笔: 杨福玉 于海栋 张德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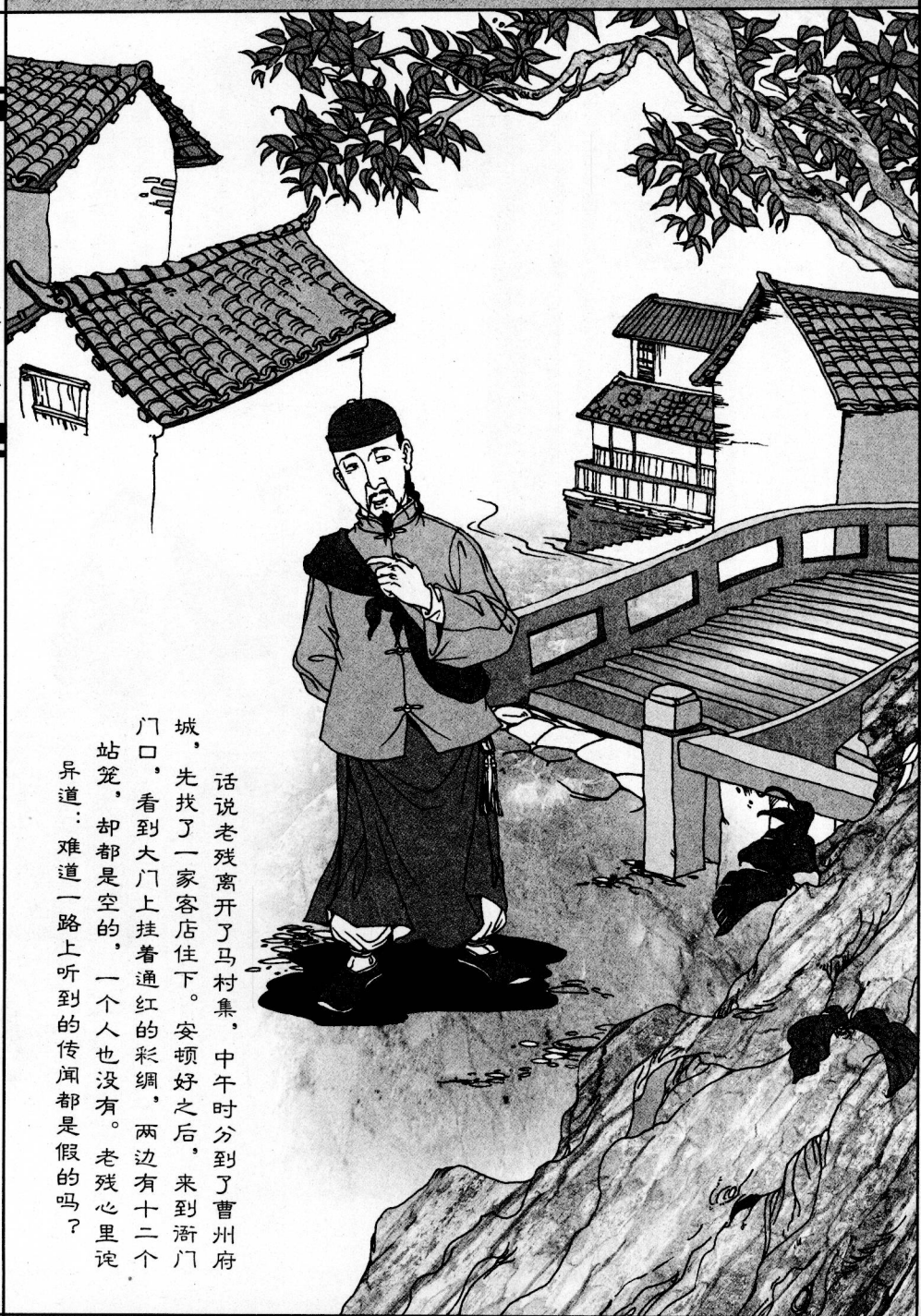
苍 松 李伟刚 王 刚 孙轶斌

电脑制作: 杨 娜 郭丽萍 贺宏达 李成杰

郭竞达 程冰妍 石 伟 韩 兵

寻访英雄	原著: 刘 鄂 编绘: 郭竞雄
出版发行	河北美术出版社
地 址	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050071
制 版	河北神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
印 刷	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4
插 页	2
印 数	1~10000
版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8.80 元

话说老残离开了马村集，中午时分到了曹州府城，先找了一家客店住下。安顿好之后，来到衙门口，看到大门上挂着通红的彩绸，两边有十二个站笼，却都是空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老残心里诧异道：难道一路上听到的传闻都是假的吗？



老残在大街上走了一会。回到客店里，看见店里的上房有许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，院子里放了一顶大轿子，许多轿夫在那里吃饼。又看见几个人的衣服上写着『城武县民壮』几个字，老残就知道这上房住的一定是城武县的知县了。





过了一会儿，听见房里有个人喊了一声：『伺候！』院子里的轿夫就把轿子准备好。随后房里出来一个人，大概有五十岁左右，穿着官服，脖子上挂着珠子，上轿出去了。老残看见了这人，心里想到：『这个人怎么有些眼熟？我没到曹州来过，这人哪里见过呢？』



老残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。等吃完了晚饭在门口闲坐，那个城武县知县回来了，正好和老残打了个照面。老残远远地看见那个知县和家人说了几句话，家人就走过来向老残说明自己老爷是谁。老残才想起这人在省城里见过几次面，叫申东造，现在可能当了县令了。

老残走过去。东造把老残让进里屋，换下官服，和老残坐下。老残问东造什么时候到省城来上任的，东造答道：『兄弟今天刚到，我出来的前一天还听说宫保因为先生你走了心里很难过。』





老残说：『宫保求贤若渴，兄弟实在是佩服。但兄弟离开省城的原因决不是自命清高。一是在下深知自己才疏学浅，恐怕辜负了宫保的美意；二是在省城里听见这个玉大人名声太大，想来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。至于有人说在下是什么高尚之人，那实在是不敢当的。』

申东造听老残说完，问老残：『依先生看，这位玉大人究竟是何等人物？』老残说：『不过是一个下流的酷吏罢了。』东造连连点头，又问道：『兄弟和底下人有些隔阂，先生以平民身份游历，一定能知道些真实情况。』





老残叹了口气，就把一路上自己听到、看到的事讲了一遍。讲完后，二人彼此感叹了一會兒。家人来让申东造吃饭，东造就把老残留下。两人吃完了饭，老残问东造：

『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前几天听乡下人说浙门口的十二个站笼天天都是满的。可今天我去看，竟然没有一个人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？』

申东造说：『我前天还没到这时，听说这个玉大人接到了委任状，任命他为曹州知府，还给了他一个候补道员的头衔，所以停刑三天，让犯人们也为他庆贺。听说停刑前一天，站笼里还有几个半死不活的人呢，现在都关进牢里去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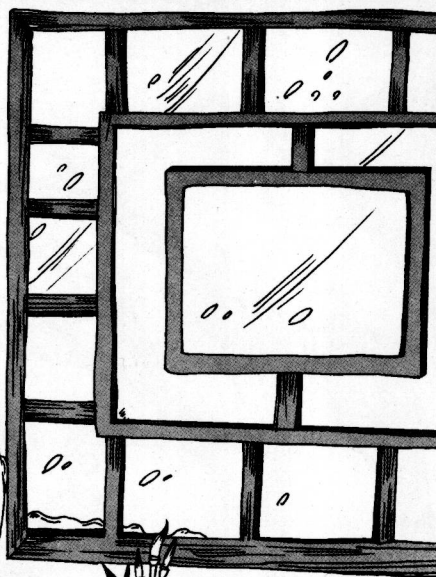


老残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两个人又说了几句话，老残就告辞回屋睡觉去了。第二天，老残起来，吃了几根油条，正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走，忽然天空下起雪来。老残回到客店，叫店家在自己屋里生了一盆火。窗户上大一些的纸被风刮得呼呼乱响，小的纸虽然不响，但也不停地乱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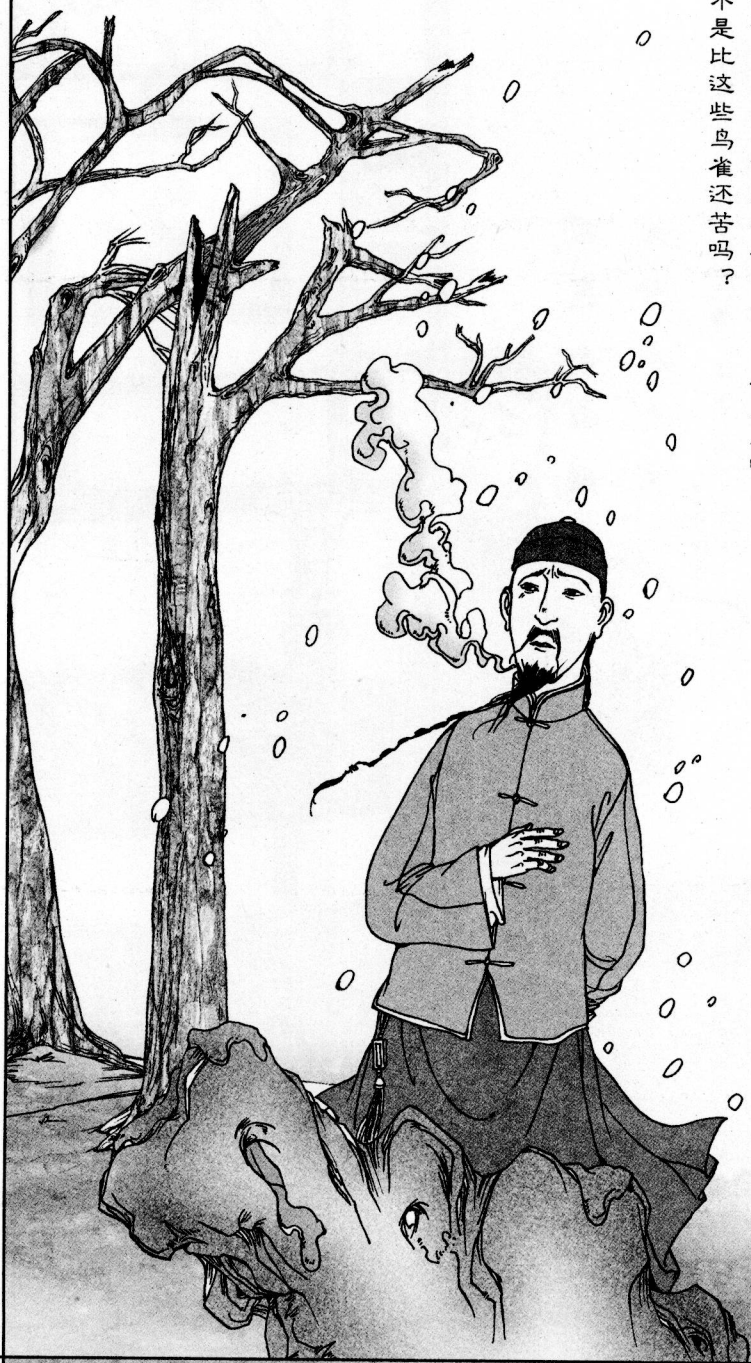
老残一个人闷闷地坐着，不禁有所感触，就在墙上写了一首诗。其中有两句是『杀民如杀贼，太守是元戎！』写完了，又在下面写上『江南涂州铁英题』。吃完饭，独自一个人站在外边，这时雪下得更大了。

殺民如殺賊
太守是元戎

老残



老残看着鸟雀，不禁想到了曹州的百姓：这些鸟雀虽然受冻，却没人打枪杀它，也没有网捉它，不过是暂时饥寒。要是像曹州府这些百姓，动不动就要被当成强盗抓去，用站笼站死，吓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饥寒之外，又多了一层恐惧，岂不是比这些鸟雀还苦吗？



老残站在那儿胡思乱想，这时，申东造回来了。老残看了他的轿子受了启发，想：我为什么不把所见所闻写信给宫保呢？





老残想到这儿，
连忙回房给宫保写信。
谁知回去一看，刚才在
墙壁上写诗在砚台上
剩下的墨早就被冻成
冰了，于是用嘴里的
热气去吹它，吹化一
点写一点。写了没有
两张纸，天就快黑
了。砚台上的墨化
了，笔又冻了；
笔化了，墨又冻
了。这样一来，
写不了几个字
就要把墨弄化，
所以很耽误
功夫。